



关于心有很多事

□陈橙子

小米问我：你的心的硬的，还是软的？这是什么鬼问题，实在不屑回答。好吧，看在你楚楚可怜的份上，告诉你吧：我的心是硬的。如果我的心不够硬，一个小男生用无辜的小眼神看着我，我就会说：“好吧好吧，你想要一个拥抱，还是牵着手迎接夕阳？”可我这个有夫之妇，岂能因为一个无辜的小眼神就抛弃家庭责任呢？再说如果无数个小男生用无数双小眼神看着我，我岂不是会在无辜的小眼神里被千刀万剐？千刀万剐的死法实在太惨，我还是做个心硬的人吧。

小米说：你就是胡扯。她接着说：多数人年轻的时候心是软的，脾气是硬的；慢慢地，多年以后脾气变软了，心却硬了。按照小米的逻辑，我多半过了太多年，老了。可是哪里又不对劲，我分明心是硬的，脾气也是硬的。谁要是得罪了我，立马像浑身长了刺的刺猬，蹦出一连串血淋淋的话。这么说下来，我真是既长了年龄，又没修炼成精，真是白吃了这么多年的饭。

心那么一团小小的玩意儿，跟我庞大的身躯比起来，所占比重实在很小，对自己发狠的时候，几天不吃饭瘦下来的斤数都比心来得多得多。我始终记得老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：把你的拳头握紧，心的大小和拳头的大小差不多。但就这么点玩意儿，许多人却说“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”，我走着路，开着车，坐着火车轮船飞机，却始终没有把世界走遍，一低头就看完了整个拳头的大小，世界比心大得去了。所以“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”简直就是无稽之谈，不，简直就是一句咒语，多少人念着这句话活成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啊。

小米说，你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，你都是什么逻辑啊。好吧，那就回到你的逻辑上去，你问心是硬的还是软的，难道不能用心干更多的事吗？你要知道，关于心有很多事呢。比如，你可以用心干一件叫痛的事，痛心，知道么？就是现在的你在干的事。

小米一站到我面前，我就知道这姑娘心情不好，何止心情不好，简直刚刚死里逃生。失恋了吧？3个月前，你挽着他胳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飞蛾扑火了，多么阳光的一男子，20岁出头的你当然一头扎进他的怀里。但是我眯眼一算，你们肯定走不远的啊，路上限号呢，单号的日子你开着双号的车上路，迟早被拦下来啊。但是我绝不会跟你说：狠狠扔掉他的胳膊，昂首走你自己的路。我得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痛心的份上，这是20岁出头的你必须尝过的味道，酸甜苦辣人生那么多味道，谁先尝过苦味谁先知道甜味多么值得好好珍惜。我总不能等你变成老米的时候，才看着你开始尝上苦味吧，那时候来不及改过自新好好过日子了。帅的男人就是拿来让你吃苦的，暖的男人才是陪你过日子的，但别先碰到暖的男人，年轻的时候暖的男人是钉子，迟早会踩上去，先去踩几颗帅的钉子，多划算。

等真正痛心过，才开始聊“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”这个问题。在聊这个问题前，我先给自己一嘴巴，就在刚才，我还极力说这句话是句咒语呢，但某种角度，我却认为这句话是成立的。成立的前提是，必须说清楚“世界到底有多大”。世界当然很大，但其实“虚大”，对于大多数平凡的我们来说，真正和我们有关的世界其实没那么大。我记得一位老师说过，若想认识美国总统奥巴马，只要通过六个人就可以做到，而且他当场向我证明了这一点。说实话，我的确被这个结论震惊了，但并没有什么用啊，奥巴马他管不了我一日三餐吃什么，也不管我每天几点睡觉，我难过的时候哭得惊天动地，他照样过着“第一家庭”的幸福生活。既然与我有关的世界并不大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只要照顾好自己心情，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，那么，心有拳头这般大足够用了。我听从这颗小小的心召唤，它对我轻轻说“别傻了”，我就不让过去来嘲讽和伤害我；它对我说“没关系”，我就对着空气说一句“不重要，我很好”；它对我说“呼吸”，我就正视自己的呼吸，然后发现谁都不能挡住我的呼吸，每一根头发丝都无比轻盈。

心好忙的，关于它的事情有很多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“开心”。我一直在想，“开”是个动词，而且有接纳和吸收的成分，所以开心这事必须互动才能完成。比如和闺蜜逛街看电影八卦公司八婆的事，你们很开心；比如独自一人窝在咖啡店看喜欢的书，你很开心；比如站在橱窗外面看里面那条红色的裙子，你很开心；比如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，看到走过去的那个男生很帅，你莫名地开心；比如刚刚失了恋你又得到了成长，你哭着默默开心……你给予我所需，我满足你所要，我很开心，我们都开心。

你开心就好，不给别人添堵，也给自己添彩。



岁月啊,请你慢慢走

□李美娇

父亲似乎渐渐变老了。父亲不懂得表达爱。每当月儿盈空，父亲会做各种好吃的食物，总不忘让母亲给我打个电话，问我是不是回家吃饭。近日，我回了趟娘家，一下车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吃力地挑着一担沙子踉跄地往前走着。“爸，你怎么担这个啊？”我的喉咙莫名有点堵。“没事。”父亲轻描淡写地说着，担子分明抖了一下。

母亲告诉我，自从“三改一拆”后，家里后面要造一个标准仓库，因为担沙子这个活很

散很小，很多人不愿意做。没办法，父亲只好扛起来了。我把东西放下，走到父亲边上，说道：“爸，我帮你一起抬吧。”

“傻瓜，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”说着，父亲弯下腰挑起担子，脚上的高筒鞋在他站起的刹那深深地陷入土里。看着他刚刚一勺一勺往担子里加沙子，我忍不住又叫起来：“爸，少担点吧，多走几趟。”炽热的阳光渐渐减淡，看着年逾六十的父亲挑着担子，真恨自己不是男儿身，无法帮父亲扛起这份重担。

记忆中的父亲，是骑着自行车走南闯北让家里经济慢慢变好；记忆中的父亲，是每次发了新书后用报纸帮我包书皮，鼓励我好

好学习；记忆中的父亲在我生病时坚定地说，不用怕，我明天带你去温岭看；记忆中的父亲，是送我上大学，把东西安置好后说，有什么事，给家里打电话；记忆中的父亲是在我拿了第一份工资给他买了“七匹狼”服装时说，不用给我买，你自己存起来以后用；记忆中的父亲，总是挑起家里所有的担子，有着使不完的力气……而我眼前的父亲，似乎渐渐变老了。

又是月圆之时，那个费劲挑着担子的父亲形象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看着天空中那轮似幻似梦的月亮，我真想对岁月说，岁月啊，请你慢慢走。



□余喜华

记忆中，曾经多次走进路桥老街，走过老街深处的福星古桥。我非老街居民，不是因为生活而跋涉奔波，更不是因为老街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我的脚步，我之所以走过这古桥，是来此看望姨婆。

古镇路桥，十里长街，历经千年繁华，承载了厚重的文化积淀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。老街，依河而建，南北长十余华里，路即是桥，桥即是路，故被宋高宗赐名为路桥。月河之上，石桥众多，有道是“十里街分五道桥”。

福星桥，连接十里长街最北端的邮亭街与河西街的一座单孔石拱桥。桥名“福星”，寓意“福星高照”，寄托了路桥居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。桥面宽约两米，东西各十一级台阶，由青石板铺就。桥栏高约四十公分，也是青石板材质，桥顶一块有莲花图案，两侧各有六根立柱，桥中心对应的四根立柱上雕有石狮子，神态古朴，惟妙惟肖。伴随着附近居民和南来北往商贸匆匆的脚步，桥面台阶早已被踩踏得非常光滑，记录下无数奔忙的辛苦，承受了数不尽的风吹雨打。改革开放后，路桥兴建了许多专业市场和大型商场，城市已向外扩展了几十倍，福星桥两侧老街已繁华不再，从桥上走过的只有寥寥的老街居民。也许古桥已不堪岁月之重，当地政府古桥南侧搭建了一座一米宽的铁桥，供那些骑车的人们通行。如今卸去重荷的石桥，像一位耄耋之年的老者，苍老、疲惫，默默地静卧在月河上。

桥西是曾经繁华的河西街，南面介于福星桥与中桥间的河西街是临河的单面街，有许多的船埠头，是各色商船停泊、上下货物的地方。桥北侧的河西街是双面街，紧挨着桥是一排二层楼，一面临街，一面临河，姨婆家就在桥北侧的第一间。

记得七八岁那年，父亲带着我到路桥赶集，然后再去看望姨婆。姨婆家的门就挨着福星桥的踏道阶，进门一楼是厨房，二楼有两间卧室，姨婆住西边临街的那间，从二楼的窗户望到街对面，是一座大院，叫“杨家里”，是部队的营房。东边临河的那间也住着一位老太太，姨婆称呼她为“宝宝娘”。

见我们到来，姨婆很是高兴，脸上一直洋溢着愉快的笑容，拉着我问长问短，不停地拿出饼干、糖果给我吃。初次见到姨婆，我也仔细端详着她，姨婆与我所见过的农村老太太明显不同。老人家六十多岁，梳着发髻，黑亮的头发中夹杂着一两根银丝，脸色白净，眼角处略有几丝皱纹，穿着整洁干净的斜襟衣服，看不到一点尘土污渍，举止优雅，说话慢声细语，微笑的脸更显和蔼慈祥。父亲和姨婆聊了会儿家常，时近中午，她非要留我们吃中饭，拗不过盛情，我们只好留下。



福星桥头话沧桑

吃过午饭，由于要赶回乡下，不能误了船班，我们就告别姨婆出门。当我走在河岸青石板路上回头一瞥，见姨婆正站在窗口向我们轻轻挥手。这一幕，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是我对姨婆最难以忘却的记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好奇地问父亲，姨婆为何一人生活？于是父亲说起了姨婆的故事。原来，姨婆是外婆最小的妹妹，上过学，识得字，年轻时是周围十里八乡有名的美女，长得楚楚动人，温婉贤淑，因此被路桥豪门大户杨家看中，后嫁入杨家做了姨太太。对面的杨家里，原是她夫家老宅，解放后没被没收充公当作部队营房。而路桥杨家，祖上杨晨，晚清进士，曾任翰林院庶吉士，国史馆编修，补山东道、江南道御史，任四川道御史，官至工科给事中，刑科掌印给事中。杨晨在朝关心强国之事，正直敢言，甲午海战中国战败，杨晨十分气愤，遂辞官归乡，晚年在家乡兴办实业、教育，扶持农桑，曾在我老家附近的鉴洋湖疏浚湖面，筑堤造湖，支助农民种桑养蚕，带领附近村民致富，并编修了《路桥志略》，是目前唯一的路桥地方志，为路桥留下珍贵的历史、人文资料，功不可没。

姨婆嫁到杨家时，其夫杨子屏已年过六旬，虽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，作为姨太太，并未为杨家生下一儿半女，老夫少妻，可以想象，生活中应有许多的无奈与不幸。不久新中国建立，路桥解放，杨家作为大地主，土改时家产被充公，其子孙大多远走海外，留下的接受劳动改造，据说她的丈夫，就在这轮改造中经受不了艰苦的劳动死去，于是姨婆30多岁开始守寡，被政府安置在福星桥边的这幢小楼里。因是寡居的“地主婆”，在其后风云激荡的30多年里，姨婆未能改嫁，其内心的苦楚与凄凉，我无从知晓，但以常人的心态去体会，应能感知得到。

打那以后，我随母亲再有过几次去看姨婆，每次见到我们，她总是十分高兴，和母亲说说家常。但我从未听到姨婆诉说她自己的陈年往事，也许岁月的风霜早已尘封了她内心的苦痛。1983年的某一天，姨婆去世了。

我站在福星桥头，望着桥下漂满浮萍的河水默默地向北流淌，思绪纷扰。姨婆一生，门倚福星桥，背靠杨家里大宅，未能给她带来福气，大半生孤苦凄凉，应是那个时代的不幸。

回首姨婆住过的小楼，门窗紧锁，斯人已逝，空余此楼。我多么希望，二楼的窗户忽然被推开，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出现在窗口，招我上楼。可是，犹如这桥下的浮萍，姨婆已然远去，随同远去的还有她与杨家的诸多故事和心中绵绵不尽的痛。